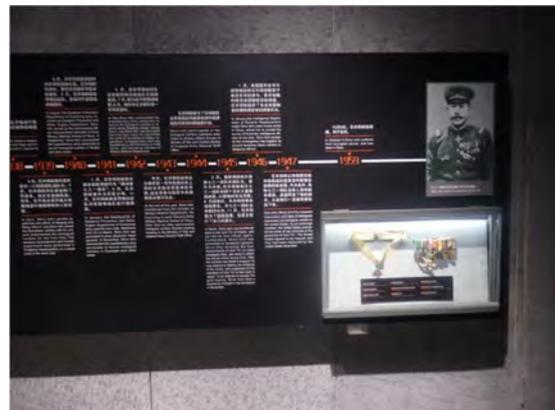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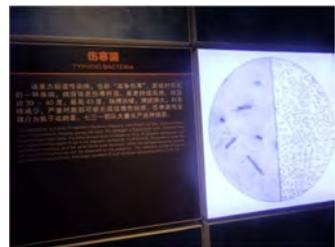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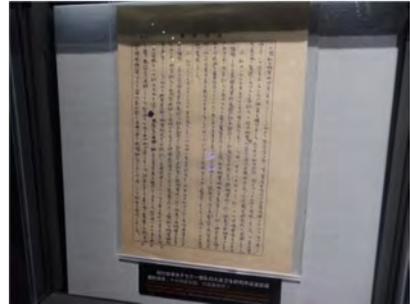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·东北三省历史之旅（4/4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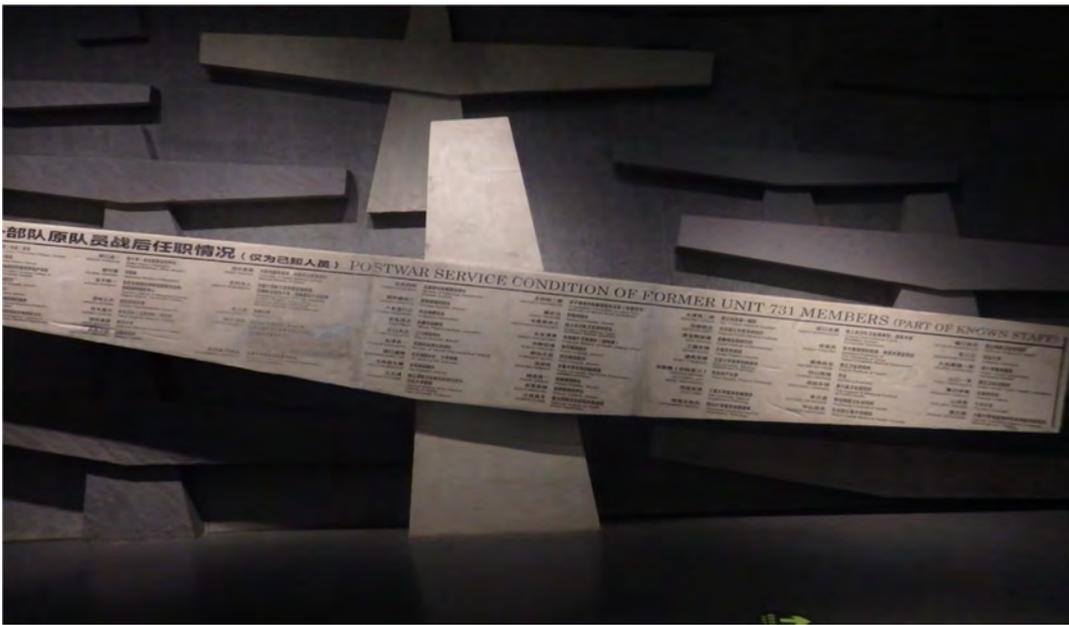


馆内有六国文字的解说。我想起“华沙犹太人起义”（Warsaw Ghetto Uprising）的展览也是六国文字。德国自己建造类似设施，将整备的迫害犹太人的遗址留给后世。这样做不但让国民实际感到德国的新生，不隐瞒史实是为了将来不让未来的世代因无知而遭到世人的耻笑。他们的设施告诉世界“人类犯下的罪行”，让我从中感到了德国的自信。后来成立 EU，获得相当于盟主的地位，和美国，中国等平起平坐，得到友好的地位，为欧洲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。

在 731 部队博物馆，作为证据的不只是大量的资料，照片，新闻，证言，模型等，遗物和现在还在发掘的遗迹等，将过去的事实和有关人物采取时间系列的形式来做分析，或者分部门来展示。在德国，当时的战犯没有法律时效，现在也在追踪。可是在日本的战后，战犯们都得到了重要的职位，活跃在专业领域。







日本战败以后，战犯们都得到了要职（政界，自卫队，医学界等）绝不亚于他们战前所任的职位。一些活动被具体地记载。从旅行回来以后，我对这些做了一番调查，觉得解开了好几个谜。



731 部队的工作本是担任预防日本士兵的感染症，建立卫生的给水体制，解决寒冷，或者防止性病蔓延等。但是，据详细记载，同时也研究开发细菌战使用的生物兵器，并做人体实验，在实战上使用了生物武器。





人体生物化学实验主要用的是中国人。他们被有关组织强行绑架，使用专用铁道运到设施，然后作为疫病和酷寒等强制曝露实验的对象收容。其中还包括孕妇，这些实验对象被叫做「マルタ」(丸太)。不要说我，就是妻子和母亲如果生在中国，被活活做实验的话，让人想起来是不能忍受的。如果是我，将怎样在心里整理这个残酷的命运排呢？想到这些，心里感到十分别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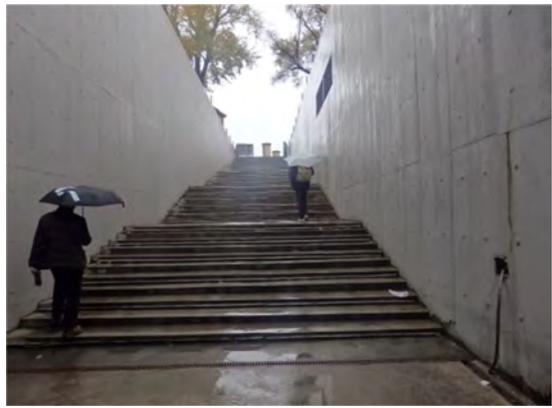
「マルタ」的人数根据记载各有不同。在终战后的苏联伯力裁判上，川岛清军医少将（731部队第4部长）的证言是3000人以上。但有的推算数字是，生体解剖每年100人，总数在1000人以下。

问题是停战后，日军为了销毁证据，将活着的40-50人的实验对象「マルタ」全部杀害。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异，日军是下得了这个毒手的！战时在日本国内，以违反“治安维持法”被逮捕的嫌疑犯不是也被他们上刑拷问，战后遍体鳞伤地

被销毁证据了吗！当时，和平主义，人权主义者都被划为过激派的危险分子，活活打死。



这个设施也有很多日本人来访，他们在留言册等地留下笔迹。入口处放着各国语言的参观指南，只有日语版缺货，这让我感到一丝的欣慰。





遗址还在不断发掘。为什么如此悲惨的事实被接连地挖出，一直都要在白日下暴露呢？我理解这些是人性的实证，作为希求和平的手段是应该承认的。但是，必须花费如此艰辛的努

力，这个状况让我痛恨不已。

在哈尔滨我们中午去吃俄罗斯菜。因为很多菜都是第一次吃，所以让服务员教我们怎么吃。味道不错！甚至比我商社时代在苏联吃的俄罗斯菜的味道都好。



吃完饭，我们在中央大街散步。



俄国和美国的餐厅招牌挂得很近，显得很友好。





有铃木女士同路，才实现了这次旅行。谢谢她！



这天很冷。看到刘颖女士穿得少，宫崎先生把他自己设计，自家制做的棉纱围巾替她围在脖子上，当做礼物。这些看在眼里，我的心也暖暖的。过了松花江大桥就是苏联了。我们在斯大林公园散步，到了大街上，路过俄罗斯正教索菲亚教堂，又进了百货店。



看起来这是个新锐的百货店。但在门口，正好在庆祝 19 周年。所以，就百货店来说，进化的速度要比日本快 3 倍。因为明天早上就要坐飞机，我们最后一宿住在机场旁边的旅馆。晚饭合了年轻人的口味。第一次全体团员一起合影，刘颖女士要往后站，我把她拉到前

边。



在客房看电视，正好播放的是安倍总理访华的新闻。为了下一代，我期望真正的日中友好。

4宿5天的东北旅行，谢谢大家的配合。我对这次海外旅行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，甚至没有余心去做笔记。出发的时候精神十足，但是这些天我有些话不能直接讲，有些意见没能好好提，感到一点点遗憾。所以专心写了这个报告，也查了不少资料。算是全力以赴吧。当然，其中也许有我的误会，或时间上的差异，还有调查不足的地方。但它不是小说，是我感受的全部。

这次旅行多亏刘颖女士的导游和铃木女士等同路人的帮助，使整个旅程过得愉快，有意义。不知何时能和大家再次踏上新的旅途。



回到关西机场，大家等行李的时候说说笑笑好不热闹，特别是宫崎先生哈哈大笑。看到这些，作为团长的我当然也很高兴。谢谢大家！

中文翻译：劉穎